

第五章 結論

基本上，在經過上述文章的討論，筆者期待能藉由分析 2003 與 2004 年兩次選舉，以呈現目前俄羅斯的政黨體系面貌，並根據本篇論文的主軸—杜弗傑法則的驗證與俄羅斯民主化發展的觀察，希望能夠帶給對相關領域有興趣的同儕或先進更多的想法與迴響。然而，綜觀前面數章對於俄羅斯政黨與選舉之間關係的分析與描述，似乎還有一些層面筆者未曾交待清楚。因此，爲了避免有遺珠之憾，在文章的最後，筆者將針對個人覺得重要的議題抒發已見，並將本篇論文之論點作簡單的整理與總結。

一、選舉與俄羅斯聯邦民主化的關係

在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發展中，選舉向來是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之一。事實上，根據道爾(Robert A. Dahl)的定義，現代代議制民主政治有以下的特點：¹

- (一) 選舉所產生的官員
- (二) 自由、公正和經常的選舉
- (三) 表達意見的自由
- (四) 接觸多種訊息來源
- (五) 社團的自律自主
- (六) 包容性的公民身份

由上述道爾所闡述現代民主政治的特點來看，尤其是第一和第二項，已經清楚地點出選舉在民主國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至於俄羅斯聯邦，在蘇聯瓦解，正式邁入民主化國家之列以後，各式各樣的選舉在該國舉行，但是爲何仍然被質疑不夠民主，甚或是被諷稱爲「可控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或「裝飾性民

¹ Robert A. Dahl著，李柏光、林猛譯，*論民主(On Democracy)*，(台北：聯經，1999)，頁 98-99。

主」(decorative democracy)呢？

根據本篇論文的研究發現，俄羅斯的選舉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扭曲的。就選舉的功能來說，其本質上提供了政黨或個人一種接近權力核心的途徑與管道，其形式基本上應該是「由下而上」的(bottom-up)。但是，如果將焦點置放於俄羅斯的選舉，尤其是 2003 與 2004 年兩次大選，便會察覺其與一般所認知的選舉有相當程度上的差距。在俄羅斯聯邦，基本上是由掌政權者，而非人民，來決定選舉的贏家與輸家，而這情形在 2003 至 2004 選舉週期中特別明顯。²因此，就前述選舉的功能來說，俄羅斯的例子較為特殊，其形式是「由上而下」的(top-down)。³事實上，就這個論述來看的話，選舉制度在俄羅斯的角色的確有異於一般民主國家，更明確地說，選舉制度只是為了替執政者政權的合法化而存在，而在俄羅斯的民主也不過只是一種表相。

不過，以上激烈的言論，基本上也只能代表某部份觀察俄羅斯學者的意見。事實上，並非所有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學者都對俄羅斯的民主化採取悲觀的態度。就客觀的角度而言，在普丁的執政之下，一切政治操作與行動皆合乎於法律的規定，包括其打擊金融寡頭、收編媒體與操弄選舉等等手段。而就一般民主國家的發展脈絡來看，執政者大體上都擁有行政資源所帶來的選舉優勢，而這一直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更何況，就民主轉型中國家而言，政治與經濟的穩定一直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此普丁大刀闊斧的動作並非一無可取，端看其背後的動機而定。如此一來，在考慮上述因素之後，再回過頭來看西方學界對於普丁的批判，或許在審視目前俄羅斯聯邦民主倒退情形時，能夠採取一個較為持平的觀點與角度。

² Michael McFaul & Nikolai Petrov, "What the Election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July 2004) p. 29.

³ 基本上，「由上而下」的觀念通常被用來描述俄羅斯的改革方式，筆者於此借用其概念來描述影響俄羅斯選舉的力量。

二、 政黨在選舉中扮演的角色

另外，針對本文的主角，即俄羅斯的政黨，就單純以 2003 與 2004 年兩次選舉結果來看，其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未如一般民主國家來的重要。以雷飛龍對於政黨功能的介定，其認為政黨大致上有七項主要的工作：代表利益、集結利益、政治教育、選拔人才、從事競選、組織政府和監督政府。⁴就這七個項目來看，最能夠體現政黨功能的場域即是在選舉活動上。不過，當回過頭來看目前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發展，其結果恐怕是令人失望的。另外，俄羅斯聯邦政治運作中的一大特色是，一種「沒有執政黨的政黨協商機制」，換句話說，總統不屬於任何政黨。此外，在國家杜馬中，雖然有政黨和政團所組成的多數聯盟，但是卻沒有所謂的執政黨。⁵因此，就一般的政黨政治運作模式來說，俄羅斯的政黨在實際政治場域的運行上確實稍微不同於西方民主國家，而筆者相信這也是政黨在選舉中無法發揮功能的原因之一。

誠如上文所述，俄羅斯的政治發展模式皆為「由上而下」，因此政黨政治的發展也不脫離克里姆林宮的掌握。在葉爾欽時代，其在 1995 年國家杜馬選舉前，就曾經盤算將俄羅斯政黨規劃成中左和中右兩個政黨，不過最後並未成功。在普丁的任期中，從訂定政黨法、修改選舉法規、打擊金融寡頭和收編媒體與地方勢力等等作為，對於今日俄羅斯政黨體系朝向一黨優勢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而政黨在選舉中的定位，在與西方民主國家相較之下，其角色是次要且功能不彰顯的。因此，這裡可以不諱言地指出，現今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發展仍然無法跳脫傳統俄羅斯的政治思維模式。不過，以上的看法並不代表著政黨或選舉在俄羅斯已經失去存在的必要。倘若如此，則西方學者對於俄羅斯走入威權的宣判才能成立，但正因為政黨與選舉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住俄羅斯民主轉型僅存的碩果，因此關於未來俄羅斯的民主化發展仍然有待時間的觀察。

⁴ 雷飛龍，*政黨與政黨制度之研究*（台北：韋伯出版社，2002），頁 39-46。

⁵ 趙竹成，「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權力與角色」，*理論與政策*，第 16 卷第 2 期，2002，頁 60-61。

三、修正選舉法對於俄羅斯政黨體系之影響

在本篇論文第三章中，筆者在介紹 2003 年國家杜馬選舉結果與分析時，曾經假由薩托里的政黨體系模型來描述今日俄羅斯政黨體系之演變脈絡。就筆者對於四次國家杜馬選舉結果的觀察，俄羅斯近十多年來的政黨體系發展由早期的極端多黨，接著轉變為較溫和的多黨，而最後演變成目前一黨優勢的政黨體系。

在 2005 年 4 月中旬，國家杜馬三讀通過新的國家杜馬選舉辦法，將原本單一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各半的國家杜馬組成方式全部改由政黨比例所產生，並且將原百分之五法定門檻向上修正到百分之七。這部經過大修改後的國家杜馬選舉辦法，相信將對於日後俄羅斯政黨體系發展造成極大的影響。

這裡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普丁將國家杜馬選舉辦法改成比例代表制之目的為何，以及選舉辦法更改之後對於將來俄羅斯政黨政治的影響。首先，就筆者個人所認為，正如同收編地方勢力、整肅金融寡頭、結束車臣分離主義等手段一般，修正國家杜馬選舉辦法乃為普丁穩定國家政局的另一步動作。回顧葉爾欽時期的政黨政治發展，可以說是俄羅斯政治最混亂的一個年代。從俄羅斯聯邦脫離蘇聯獨立開始，在 1992 年初期總統與國會之間曾經有過短暫的蜜月期，但之後府會之間的關係每況愈下，而 1993 年「砲轟國會事件」則將此衝突推向最高點，但也讓葉爾欽有機會鏟除舊體制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建立一個新的國會與一部新的憲法。然而，之後三次國家杜馬選舉結果皆無法如克里姆林宮所願，每次因應選舉所組成的「政權黨」(party of power)都在國家杜馬選舉中表現平凡，無法在國會中取得多數的優勢，因而在葉氏的任期之內，府會間的衝突不斷發生，阻礙了國家體制的順利運作。終於，在普丁的任期中，上述的情況有了戲劇化的發展。在 2003 年國家杜馬選舉中，統一俄羅斯黨挾普丁的高支持率而一舉拿下國會的多數，在加上祖國聯盟等親政府勢力的相助之下，普丁順利除去制衡總統權力的一項最重要的因素，即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並使其正式成為推動普丁政策的「橡

皮圖章」。暫且不論馴服國家杜馬之動作將對日後俄羅斯民主發展造成多大的傷害，光是就政治穩定的角度來看，國家杜馬選舉的勝利將使得府會關係一致，並可以保證將來國家政策得以順利地推動。

因此，以如此的論述來看，如何確保國家杜馬選舉勝利的果實將成爲普丁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工作。以杜弗傑法則中描述選舉制度對於政黨體系發展的影響，其認爲比例代表制將傾向於塑造一個嚴格、獨立且穩定的多黨體系。雖然杜氏並未對多黨體系予以補充說明，但如果再加上薩托里的政黨體系概念，這裡便可以很清楚地解釋現在俄羅斯的政黨體系近況。基本上，比例代表制的特性即是在於其較單一選區制更能夠表現民意的組成。以現今俄羅斯的民意來看，俄羅斯民眾對於普丁的高度支持是不可抹滅的事實，而這恰好表現在 2003 年與 2004 年的選舉結果上，因此如果將國家杜馬代表席次全部改由政黨得票比例來分配，事實上對於普丁的政權是利多於弊的。再者，加上提高至百分之七的門檻，將已經邊緣化的小黨完全地排除於國家杜馬之外，更可以造成「大者恆大」的效果。如此一來，只要能夠掌握民意的動向，國家杜馬將一直成爲親政府的機構，而失去制衡總統權力的功能。

四、 總結

基本上，綜合前面所述，筆者個人覺得現今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發展仍然未臻成熟。回顧俄羅斯聯邦這十多年來的政黨政治發展脈絡，在 1990 年蘇聯時期修改憲法第六條，廢止共產黨一黨專政爲起點，之後蘇聯的瓦解，伴隨而來的便是百家爭鳴的多黨制雛型。然而在經過數次總統與國家杜馬選舉的洗禮之後，雖然偶爾可見政黨力量的凝聚，但終究無法逃脫傳統俄羅斯政治文化的模式，即政治菁英以「由上而下」的方式來決定該國政黨政治發展的走向，這樣的趨勢在 2003 和 2004 年兩次選舉結果中尤其明顯。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或許這樣的評斷似乎過於悲觀。就客觀的現實來看，

當今成熟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發展，如英國、美國等，皆因歷經了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才有今日穩定建全的政黨體系，因此，如果以這個標準來檢視現在俄羅斯的政黨政治，似乎過於嚴苛。

另外，以現在的俄羅斯政黨現況來看，雖然普丁與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菁英們掌握了政府與國家杜馬的多數，且根據各種指標顯示，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呈現倒退的跡象，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還見的到反對勢力的存在，因此，筆者認為俄羅斯還未走回「一言堂」式的威權政體。所以，筆者深深相信，或許假以時日，只要在公平公開且合理的選舉規則之下，他日俄羅斯政黨政治仍然可以走向成熟發展的階段。